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
### 第四回 蕩婦懷春調俊僕 孽兒被逐返家門

大家坐了一會，天漸明了。那邊邢夫人、平兒也過來了，甄氏道：「這會子疼得陣陣的緊了，扶我起來罷。」收生婆道：「少奶奶不用起來，就是躺著生罷。」忙替他脫了小衣，只見並不啼哭，早已出了胎了。收生婆道：「恭喜是位小姐。」

李紈是個寡婦，滿望早些生個孫子才好。聽說是女兒，把眉頭皺了一皺。王夫人道：「女兒倒也好，只是為什麼不哭的？」收生婆道：「不妨，有福的人是不哭的。」王夫人便拿時辰表一看，道：「正交卯初一刻。」收生婆道：「肚裡還有一個呢！」

忙忙的洗了浴，就要穿衣。李紈道：「既是雙生，須要記認明白。」就檢了一件鵝黃的襖兒先給他穿上。果然不多時，收生婆又接了一個出來，說道：「又添上一千金。」卻也是不聲不響的。李紈又檢了一件大紅襖兒給他穿了。看看表，還是卯時交到正三刻了。甄氏道：「老媽媽你慢些回去，就像肚裡還有呢。」收生婆笑道：「我的少奶奶，只有雙生兒，那裡有連三接四的生個不了的？」王夫人見都是不則聲的，倒疑心起來。

走過去逐個抱來細細一瞧，卻是鮮龍活跳的孩子，並沒什麼別的緣故。便出了房門，要去告知賈政。只聽得房裡呱呱的哭起來了，還認是先前的兩個哭，誰知收生婆叫道：「好奇怪，真個又有一個出來了。」王夫人聽見，便復身進來看時，見收生婆又在盆裡洗他。李紈又檢了一件綠襖兒，給他穿著。邢夫人笑道：「虧了預備的多，不然連衣服也不夠穿了。如今倒要再瞧瞧還有沒有？」甄氏應道：「這會子是空的了。」王夫人又把洋表一看，道：「辰初三刻了。」便往書房裡來。

賈政正和蘭哥兒坐著說話，見了便問：「生了沒有？」王夫人說：「一邊生了三個女孩子，倒像廟會上賣的泥人兒，紅紅綠綠擺了一炕。更有奇處，先兩個連哭也不哭，響也不叫。只是屋上的老鴉叫得翻江，我家樹窠裡的沒這許多，不知那裡又飛了來的，直待臨了的一個，才會哭著，這老鴉也不叫了。不知道好不好的？」賈政道：「這是祥瑞，別說破他。」便向蘭哥兒說：「你去瞧瞧去。」蘭哥兒答應去了。

王夫人趁著空兒就支使開了跟班的小廝，向賈政道：「這環畜生呢，固然不好，但到底是老爺的兒子。如今趕在外面，東飄西蕩，花子一般，像個什麼？我勸你收了他回來罷！」賈政道：「我一見他便生氣，收回來就添我的煩惱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既這麼，便連媳婦也分了去，叫他們夫妻自去過活。」賈政說：「我也想過，只是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，難道叫他露地裡過日子？也得買幾間屋，分幾畝田，才好出去。現今手頭不濟，且遲遲罷。況且叫這畜生多吃些苦也好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這史氏又潑悍又輕狂。我雖則耽著心，時刻防閒他，到底不放心，別弄些緣故出來，不成事體。」賈政道：「不如送他回娘家去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越發使不得，他的爹媽糊塗得很著呢。那裡肯去覺察他。」說著，只聽見內堂又鬧得碌亂起來。

王夫人正立起身要進去看，只見賈蘭走出來說：「太太別去管他，白生氣。我母親和孀娘已是在那裡調排呢。」王夫人也怕生氣，就坐下了。裡邊李紈、寶釵、岫煙同到中堂，只見史氏把腳在地下蹬，手在桌上拍，口裡罵道：「這一群畜生，把我欺得不上台盤。怪不得連奴才都不理我了，何見得我是個淫婦娼娘，就這麼提防得緊，連話也不許說了。既這麼，我往後倒偏要偷個漢子給他瞧瞧。」三人聽了這些話，全然不懂。

寶釵道：「到底那個欺了你，那個不理你，又是那個提防了你，也要說個明白，我們好替你出出氣。」史氏道：「一班惡淫婦浪蹄子，那一個不來欺我？如今得我自己上街坊買東西了。」

岫煙帶著笑道：「你且說明了，再罵也不遲。大長的日子，有什麼罵不及的，就這樣慌。」史氏把手裡一百錢往地下一擦，說：「我今兒要買些香粉，交給那長興的狗雜種，叫他買，他理也不理，跑了出去。你想想，可要生氣不生氣？」李紈道：

「這又什麼難事？」叫老媽道：「你去對門上說，把這小子扎實打他二十棍，攆了出去！」老媽應了，出去不多一會，長興跟了老媽趕進內堂，跪在階下說道：「小的有個下情，回明了大奶奶，就挨著打一百棍也是甘願的。」那史氏聽了叫道：「你不要討死，什麼下情上情，快滾出去。」寶釵道：「孀孀也太性急了，聽他說完了再打，也盡趕得及。」李紈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長興道：「小的昨夜四更天就起來看屋上的紅光，又為叫收生婆，忙了半夜。早上口渴得很，拿了一隻碗到灶下來，要泡碗茶喝。不想該晦氣，碰著了……」一句未了，史氏急得跳起來嚷道：「你這狗雜種，臭兔子，撒你娘的謊。」寶釵道：

「泡茶也不算什麼謊話，且聽他說完了再罵罷。」李紈便問：

「你碰著些什麼？」長興道：「碰見了三奶奶手裡拿了一百個大錢，叫我買香粉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就該去買呀。」長興道：

「小的伸手去接那錢，誰知三奶奶不遞錢，倒把我手掌心搔了幾搔。小的就說：『太太吩咐過的，府裡的家人小子，有那個敢和三奶奶搭嘴拌舌的，便打個半死，立刻攆出去。三奶奶不要害我受罪罷！』說了這話，往外就跑，連茶也不泡了。三奶奶又在那裡叫說：『轉來，轉來。』小的便不應他出去了。這是怕太太知道要打罵，並不是小的不肯買粉。」史氏聽了，就跑到階下向他臉上啐了一口唾沫，道：「你搔了我的手，倒說我搔你？嚼你媽的×舌。」寶釵看這小子約有十八九歲，生得也還清白。聽他這些話，倒害起臊來，忙站起身退進屏後。岫煙也走了進去。李紈就在地下拾起那一百錢來，照著長興身旁擦過去，罵道：「賤奴才，少說些話，且饒了你。快去買粉罷。」

長興拾了錢，立起身正要走，史氏趕過來，兜臉打了他七八個巴掌，鼻血也打了出來，就搶了他手裡的錢，道：「我不要你這狗雞巴造的買了。」長興掩著鼻子，飛跑的出去了。李紈向史氏道：「孀孀，不是我欺你、說你，你房裡有老媽有丫頭，要買什麼東西叫他們拿出去，誰敢不買？何犯著自己跑到灶前鬧這些不清不潔的饑荒？」說著便往裡去了。史氏又喊罵了一會，見沒人理他，自覺沒趣，也進房去了。

那王夫人在書房裡，就把甄氏夢見鴛鴦送花的話告知賈政，又要替他們取個閨名。賈政道：「大的就叫優曇，次的就叫曼殊，這都是佛花的名色；第三個就叫了文鴛罷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很好，又新鮮又確切，又不落那些『香』『秀』字『秀』字的陳套。如今釵兒的兒子已是週歲過了，也得取個名兒。照著寶玉的樣，叫那些丫頭、老媽、小廝們都喚他的名，免免災晦。」賈政道：

「他娘老子是什麼金玉姻緣，如今他又是什麼金玉，竟合成了一個字，叫了『小鈺』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更好，就是這麼叫起來罷。」又聽見內廳已經寂靜，就說：「老爺你同我進去瞧瞧，倒是個好玩兒，接二連三的一大堆子，真正有些瞧頭。」

賈政聽了，就同著進內，立在房門外。王夫人一手一個抱了兩個，又叫老媽也抱了一個，出來給賈政看。果然個個眉清目秀，十分可愛。

賈政看了，心裡很喜歡，就叫依舊抱了進去。回身出來，經過寶釵那邊門外，只聽得小孩子叫道：「爺爺不大往這邊來的，想是去瞧新姪女麼？」賈政見了就提他起來，抱在手裡，告知他道：「我如今替你取了個名兒，叫做小鈺，你記著，叫你好應。」孩子道：「『小』字我認得，也寫得上來。這『鈺』字，母親不曾教我，不會寫。」賈政道：「金邊加個『玉』字。」他應道：「『金玉』兩字，都認得，也寫得來，倒不知道兩個字好配得做一個的。」就把右手指頭在左掌心寫了一寫，快活得很，說：「爺爺，快放我下去，我好去告訴母親。」賈政就放了下來。小鈺跑進房去叫道：「媽媽，我如今有名字了！爺爺取的，叫小鈺，是『金玉』二字配成的。」寶釵聽了，便知取名的意思，點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李紈也在這房裡，便道：

「你去寫寫去，別忘了。」正說著，見王夫人走進房來，小鈺忙又告訴了，王夫人道：「我早知道了的。」便向李紈、寶釵問：「剛才史氏又鬧些什麼？」李紈只是含糊，寶釵道：

「二姆姆這事，倒要回明了太太，好商量個善策。」李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也是，不要養癰遺患。」兩個就一五一十說了出來，只瞞過了這些傷觸太太的話。王夫人聽了道：「我早防著的，適才也勸過老爺，叫了環兒回來。老爺要遲遲，如今待晚間我再勸他。」果然到了天晚，用過晚飯，打發老媽往周姨媽房裡，請了賈政過來。遣開眾人，竟把日間的話一一從實告知，並說：

「老爺若厭見這畜生，我只叫他在書房門外磕了頭，斷過，只在他老婆房裡坐，不許東跑西走就是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也罷，由你去辦罷。」到了次日，王夫人打發家人往賭場上叫了賈環回來，罵了一個難，又斷定了只許在房裡躲著，不許往外跑。

賈環磕了頭，一一應承了。才取了些舊衣帽，叫他把自己身上花子樣的衣服換了下來，帶了他到書房門口磕了許多響頭。自己走進去叫聲：「老爺，這畜生情願改過自新。不敢進來見你，現在門外磕過頭了，求老爺暫恕這初次罷。」賈政冷笑道：「還禁得二次嗎？」向長興道：「你出去狠狠的打一兩個嘴巴子，才許他進房去。」長興答應著走出門來，把兩手亂拍，報導：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」賈環倒也懂得，怪聲叫痛。拍了一百拍，王夫人喝聲「去罷！」賈環就像漏網的魚兒，飛奔的溜進老婆房來。史氏一見，就像半天裡掉下只鳳凰似的，也不及說話，一把摟定，接連先親了幾個嘴，忙叫丫頭婆兒快出房去，自己就關上門。足足挨了兩頓飯時，才開了房門，叫丫頭去舀熱水來洗手。從此，賈環躲在房裡不敢出外，史氏也不很出來尋鬧了。

暫且撇開賈府的話。單說薛蟠，起初在各處賭場混飯吃，漸漸日久生厭，都不肯理他。身上衣穿比花子還不如。粥飯都不週全。還仗著香菱做些針黹，苦苦一餐度日。幾次要賣香菱，因為王夫人叫家人把京城的男媒女妁一一吩咐過：「如若有人做中保，把香菱賣了，一定送官重究，連那娶的人家有官司吃。」

又說：「香菱立過誓，倘或人家買了他去，不是懸樑，便是服鹵，決不肯另從人的。」因此便出了名，再也賣不成。薛蟠也只得死了這條念頭。那賈政府裡是不敢來的，有幾次在路上遇見賈璉，向他借貸。那知自從賈赦死後，賈璉當家，諸事從刻。

況且見他這樣光景，越發眼裡瞧他不起，分釐也不肯相助。沒奈何，又到寧府求借，賈珍、賈蓉也是一毛不拔。薛蟠心裡雖則十分懷恨，卻也沒個方法可以捱得他住，只好罷了。

卻好這日香菱過榮府來，到了王夫人房裡，說起苦楚，又說兩天沒吃飯了，眼中不住的掉下淚來。王夫人看了不忍，給了他一千大錢，五斗白米，叫老媽送他過去。剛走出來，劈頭碰見巧姐，也來請安。瞧見了錢米，便順口說道：「二太太天天說家道艱難，偏又會做教花孟嘗君，這些瞎錢盡好省他的。」

香菱聽了，並不答話，一徑回家，見了薛蟠，一一的告訴了，薛蟠也不做聲。